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蘇軾資料彙編

上編二

中華書局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蘇軾資料彙編

上編(二)

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 編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蘇軾資料彙編/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。

—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(2004 重印)

(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)

ISBN 7-101-00348-6

I. 蘇… II. 四… III. 蘇軾(1036 ~1101)—研究資料

IV. I 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3)第 120319 號

責任編輯：劉尚榮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蘇軾資料彙編

(全五冊)

四川大學中文系唐宋文學研究室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68¹/₄印張·1436 千字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數 2001-4000 冊 定價：115.00 元

ISBN 7-101-00348-6/I·52

曾季狸（約一一四七前後在世）

東坡「羨君懷中雙橘紅」，用陸績事也。以績傳考之，云懷中橘三枚，卻不云二枚也。（《艇齋詩話》）

呂東萊喜令人讀東坡詩。（同上）

前人詩言立鷺者凡三：歐公：「稻田水浸立白鷺。」東坡：「潁水清淺可立鷺。」呂東萊：「稻水立白鷺。」皆本於李嘉祐「漠漠水田飛白鷺」。然翦裁簡徑，則東萊五字盡矣。（同上）

東萊喜東坡《贈眼醫王彥若》詩。王履道亦言東坡自負此詩，多自書與人。予讀其詩，如佛經中偈贊，真奇作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與王郎書》云：「少年爲學者，每一書皆作數次讀。書之富，如人海，百貨皆有。人之精力，不能兼收盡取，但得其所欲求者爾，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。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、聖賢作用，且只作此意求之，勿生餘念。又別作一次求事迹、文物之類亦如之。他皆倣此。若學成，八面受敵，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。」以上皆東坡尺牘中語。此最是爲學下工夫捷徑。予少時亦頗窺見此術，然不能以此告人。及見東坡所言，犁然當人心。善爲學者，不可不知也。（同上）

前人論詩，初不知有韋蘇州、柳子厚，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。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秘，遂以韋柳配淵明，凝式配顏魯公。東坡真有德於三子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黃子思詩序》論詩至李杜，字畫至顏魯，無遺巧矣，然鍾王蕭散簡遠之意，至顏柳而盡，魏晉詩

人高風遠韻，至李杜而亦衰。此說最妙。大抵一盛則一衰，後世以爲盛，則古意必已衰，物物皆然，不獨詩字畫然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：「病來彌勒與同龕。」彌勒同龕出法帖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起伏龍行》，蓋諷富韓公也。韓公熙寧初入相，時荆公用事，韓公多稱疾在告，故范忠宣在諫路，嘗以書責之。東坡《起伏龍行》，即與忠宣之義同。其間如云：「滿腹雷霆暗不吐。」又云：「赤龍白虎戰明日，有事徑須煩一怒。」意欲韓公與荆公爭辯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梅花》詩：「玉妃謫墮烟雨村。」謫墮二字出《楊貴妃外傳》，玉妃即貴妃也。韓子蒼云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與錢穆父》詩云：「尊前俱是蓬萊守。」是時東坡守登，錢穆父守越，道過登，故東坡有此詩。謂登越二州皆瀕海，故言俱是蓬萊守。（同上）

東坡：「江上秋風無限浪，枕中春夢不多時。」蓋用白樂天詩。白樂天云：「秋風江上浪無限，夜雨舟中酒一尊。」（同上）

東坡《黃州》詩云：「長江繞郭知魚美，好竹連山覺筍香。」讀此可見黃州專有水竹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雪詩》云：「水精鹽，爲誰甜？」鹽味不應言甜。以古樂府考之，言「白酒甜鹽」，則知鹽可言甜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大江東去》詞，其中云：「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。」陳無己見之，言不必道「三國」，東坡改云「當日」。今印本兩出，不知東坡已改之矣。（同上）

東坡詞中「歸歡」和蘇伯固者，爲送伯固往澧陽，故用靈均、夢得等事。今詞中但云和伯固，而不言往澧陽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表忠觀碑》言「龍飛鳳舞」者，郭璞言天目山形如龍飛鳳舞，故《徑山》詩又云「山前鳳舞遠微璞」是也。東坡碑初出，人疑「龍飛鳳舞」之語，惟林子中知此四字出於郭璞，他人不知也。（同上）

徑山開山大覺禪師名道欽，唐肅宗時人。嘗養白雞。故東坡詩云：「冢上雞鳴猶憶欽。」（同上）

東坡詩云：「五百年間異人出，盡將錦繡裹山川。」錦繡裹山川，錢氏事也。「五百年間異人出」，亦郭璞讖語也，東坡用之。又《徑山》詩云：「人言山住水亦住」，郭璞語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詩云：「雪眉老人夜扣關。」老人，即天目山龍也，今有老人亭。又「明窗睡足來樸握」者，道欽禪師嘗有兔爲師煖輦。「問龍乞水歸洗眼」者，龍井水可洗眼故也。又云：「兩眼尚能看細字。」（同上）

編者案：「明窗睡足來樸握」今本蘇集作「寒窗暖足來樸朝」。「睡」字或爲「暖」之訛誤。

東坡詩云：「明朝入山房，石鏡炯當戶，昔照龍虎姿，今爲猿鳥顧。」石鏡禪師有石鏡，照錢王微時在鏡中被王者之服。（同上）

東坡詩云：「喝石巖前自過春。」又言「喝石巖前後欲冰」者，俱眊道者嘗呪冰，故有喝石巖。坡詩又云「精誠貫山山爲裂」者，正謂此也。（同上）

徑山有《山中故事》一卷，東坡臨安詩多用之。（同上）

東坡杭州詩云：「在郡依前六百日。」用白樂天事。樂天詩云：「在郡六百日，遊山二十回。」（同上）

東坡《梅花》詩云：「裙腰芳草抱山斜。」即白樂天詩「誰開湖寺西南徑，草綠裙腰一道斜」是也。（同上）

「南海使君今北海」詩，坡在嶺南與廣帥章質夫也。質夫之死，其家以其詩葬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和章質夫楊花詞》云：「思量卻是，無情有思。」用老杜「落絮遊絲亦有情」也。「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，依前被、鶯呼起。」即唐人詩云：「打起黃鶯兒，莫教枝上啼。幾回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「細看來不是楊花，點點是離人淚。」即唐人詩云：「時人有酒送張八，惟我無酒送張八。君看陌上梅花紅，盡是離人眼中血。」皆奪胎換骨手。（同上）

東坡詩：「問堞知秦過，看山識禹功。」皆用出處，對屬如此親切。（同上）

東坡海外《上梁文口號》云：「爲報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輕打五更鐘。」章子厚見之，遂再貶儋耳。以爲安穩，故再遷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賀新郎》，在杭州萬頃寺作。寺有榴花樹，故詞中云石榴。又是日有歌者晝寢，故詞中云：「漸困倚、孤眠清熟。」其真本云：「乳燕栖華屋」，今本作「飛」字，非是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「纖纖人麥黃花亂」，用司空圖「綠樹連邨暗，黃花入麥稀」之句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「電光時掣紫金蛇」，出白樂天詩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佛日寺》詩云：「千株玉槩撓雲立，一穗珠旒落鏡寒。」玉槩謂竹也，珠旒謂以竹引水倒流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詩「未放蒼龍入渥洼」者，松下有澗，故云。（同上）

東坡：「飛蟲繞鬢鳴」，出《文粹》何諷《夢渴賦》。文潛詩亦云：「飛蟲繞枕細而清。」（同上）

韓文《石鼎聯句》云：「長頸而高結，喉中又作楚語。」「結」字斷句。結音髻。西漢髻字皆作結字寫，退之正用此也。今人讀作結喉，非也。東坡云：「長頸高結喉」，蓋承誤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蕲竹簟》詩云：「卧此八尺黃瑠璃。」瑠璃，世人但知有青色，而不知有五色。顏師古注《西域傳》，辨之甚詳，引大秦國五色瑠璃，且破孟康注言青色是指藥燒者，非真瑠璃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揚州近日紅千葉，自是風流時世妝》，出樂天諷諫詩云：「元和時世妝。」（同上）

樂天《鹽商婦》詩云：「南北東西不失家，風水爲鄉舟作宅。」東坡《魚蠻子》詩，正取此意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江上愁心千疊山》，「江上愁心」出《唐文粹》。張說有《江上愁心賦》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放魚》詩：「不用辛苦泥沙底。」出樂天詩「不須泥沙底，辛苦覓明珠。」（同上）

東坡《老守自醉霜松折》。取退之「起舞先撼霜松摧。」（同上）

東坡《公言百歲和風狂》，「取退之詩」百歲如風狂。」（同上）

東坡《素月流天掃積陰》，「素月流天」出《文選·月賦》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玉女窗明處處通》，出《文選·靈光殿賦》：「玉女窺窗而下視。」（同上）

東坡《美滿風帆十幅蒲》，「美滿」字出杜牧之詩「千帆美滿風。」（同上）

東坡詩云：「公是主人身是客，舉觴登望得無愁。」用樂天「心是主人身是客。」身是字本諺語，身猶言我也。如張飛自言：「身是張翼德，可共來決死！」及宋彭城王義真自關中逃歸，謂段宏曰：「身在

此，可刳身頭以南，使家公望絕。」謝淪云：「身家太傅老。」此類甚多，皆以身爲我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：「歸來晚歲同元亮，卻掃何人伴敬通。」敬通、馮衍字也。卻掃字不見本傳。江文通《恨賦》云：「敬通見抵，罷歸田里。閉關卻掃，塞門不仕。」東坡蓋取諸此。（同上）

東坡：「誰謂他鄉復異縣，天遣君來破吾願。」他鄉各異縣，出《選》詩。（同上）

東坡在徐州作長短句云：「半依古柳賣黃瓜，」今印本作「牛衣古柳賣黃瓜」，非是。予嘗見坡墨蹟作「半依」，乃知「牛」字誤也。（同上）

東坡之文妙天下，然皆非本色，與其他文人之詩不同。文非歐曾之文，詩非山谷之詩，四六非荆公之四六。然皆自極其妙。（同上）

予舊因東坡詩云：「我憎孟郊詩」及「要當鬪僧清，未足當韓豪，何苦將兩耳，聽此寒蟲號。」遂亦不喜孟郊詩。五十以後，因暇日試取細讀，見其精深高妙，誠未易窺。方信韓退之、李習之尊敬其詩，良有以也。東坡性痛快，故不喜郊之詞艱深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送顧子敦》詩云：「磨刀向猪羊，霍霍開鄰里。」蓋譏子敦也。子敦體肥，當時有顧屠之號。然「磨刀霍霍向猪羊」，乃古樂府全一句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水調歌頭》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，本謝莊《月賦》「隔千里兮共明月」。（同上）東坡和陶云：「一揮三十紙，持去聽坐人。」蓋用《南史》蕭子顯事。（同上）

沈作喆（約一一四七前後在世）

熙寧新法行，所遣使者皆新進，專謀功利，見事風生，州縣殆不可爲矣。邵堯夫居洛中，其故舊門人仕於四方者，皆欲投檄去，以書求教於堯夫。堯夫曰：「今日正是仁人君子所當盡心之時，新法固嚴，若於嚴密之中能寬一分，則民受一分之賜矣。徒去何益！」晁美叔爲常平使者，東坡報書亦云：「吾兄素性亮直，而此職多有可愧者，計非所樂。然仁人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，少紓吏民於網羅中，亦所益不少。向聞吾兄議此，多與時輩不合，今親其事，必有可觀者矣！」嗚呼！一二君子之言，皆有委曲救時弊、卹斯民之心，不以去其位爲高，不以親其事爲嫌，其言若出一人也。（《寓簡》卷四）

程氏之學，自有佳處，至椎魯不學之人，竄迹其中，狀類有德者，其實土木偶也，而盜一時之名。東坡譏罵斬侮，略無假借，人或過之。不知東坡之意，懼其爲楊、墨，將率天下之人，流爲矯虔庸懦之習也。闢之恨不力耳，豈過也哉！劉元城器之言：「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，移坐一小軒中，賜茶，自起折一枝柳，程頤爲說書，遽起諫曰：『方春萬物生榮，不可無故摧折。』哲宗色不平，因擲棄之。溫公聞之不樂，謂門人曰：『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，正爲此等人也。』歎息久之。」然則非特東坡不與，雖溫公亦不與也。（同上卷五）

東坡謂樂天章張平叔戶部侍郎度支制誥云：「計能析秋毫，吏畏如夏日。」又退之所議「平叔鹽法至爲割剝」，意其人必小人也。（同上）

司馬溫公主差役之法，雖其門下士如范忠宣，亦未以爲便也。東坡議如忠宣，溫公不聽，至與東坡幾不相樂。又意在必行，限只五日。時姦臣蔡京知開封府，迎合溫公意，用五日限，盡改畿縣僱役爲差役，至政事堂白溫公。公喜曰：「使人人如待制，何患法之不行！」嗚呼！任用小人，而欲法之必行如商君者，王介甫之術也。而溫公以道德居相位，亦效尤，何哉！東坡以刺義勇事，謂「不容某一言」，責之當矣。（同上）

東坡表啟樂語中，間有全句對，皆得於自然，遊戲三昧，非用意巧求也。翟公巽《謝對衣金帶表》云：「謂臣有緇衣之宜，敝予又改；以臣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。」其爲越州，以擅放稅降官，謝表云：「豈若秦人，坐視越人之瘠？既安劉氏，敢虞晁氏之危！」氣象渾厚，亦可喜也。（同上）

蘇端明平生寢卧時，已就枕，則安然不復翻動，至于終夕。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，雖暗室常端坐，略無欹仄，至于終日。二人亦有定力者。（同上卷六）

東坡云：「世無不殺之鷄。」斯言過矣。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，藉此而多殺，曰：「是終不能免於殺，殺之無傷也。」豈不害於仁術哉！（同上卷七）

《漁父》一篇，文理淺俗，非莊子書，眉山知其妄，甚快人意也。（同上）

蘇眉山雖不求名，隱然如玉三尺，明自照，不可掩。（同上卷八）

司馬溫公薨時，程頤以臆說斂如封角狀，東坡嫉其怪妄，因怒詆曰：「此豈信物一角，附上閻羅大王者耶！」人以東坡爲戲，不知《妖亂志》所載吳堯卿事已有此語，東坡以比程之陋耳！坡每不假借程

氏，誠不堪其迂僻也。（同上卷十）

陳巖肖（約一一四七前後在世）

東坡先生學術文章，忠言直節，不特士大夫所欽仰，而累朝聖主，寵遇皆厚。仁宗朝，登進士科，復應制科，擢居異等。英宗朝，自鳳翔簽判滿任，欲以唐故事，召入翰林，宰相限以近例，且召試秘閣。上曰：「未知其能否，故試之，如軾豈不能耶？」宰相猶難之。及試，又人優等，遂直史館。神宗朝，以議變更科舉法，上得其議，喜之，遂欲進用，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，補外，王黨李定之徒，媒孽寢潤不止，遂坐詩文有譏諷，赴詔獄，欲寘之死。賴上獨庇之，得出，止責置齊安。方其坐獄時，宰相有譖於上曰：「軾有不臣意。」上改容曰：「軾雖有罪，不應至此。」時相舉軾《檜詩》云：「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唯有蟄龍知。」陛下龍飛在天，軾以爲不知己，而求地下蟄龍，非不臣而何？」上曰：「詩人之詞，安可如此論！彼自詠檜，何預朕事。」時相語塞。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，因曰：「軾方古人誰比？」近臣曰：「唐李白文才頗同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白有軾之才，無軾之學。」上累有意復用，而言者力沮之。上一日特出手札曰：「蘇軾黜居思咎，閱歲滋深，人才實難，不忍終棄。」因量移臨汝。哲宗朝，起知登州，召爲南宮舍人。不數月，遷西掖，遂登翰苑。紹聖以後，熙豐諸臣當國，元祐諸臣例遷謫。崇觀間，蔡京、蔡卞等用事，拘以黨籍，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。政和間，忽弛其禁，求軾墨跡甚銳，人莫知其由。或傳徽宗皇帝寶錄宮醴筵，常親臨之。一日啟醴，其主醴道流拜章，伏地

久之方起。上詰其故。答曰：「適至上帝所，值奎宿奏事，良久方畢，始能達其章故也。」上歎訝之，問曰：「奎宿何神爲之？所奏何事？」對曰：「所奏不可得知，然爲此宿者，乃本朝之臣蘇軾也。」上大驚。不惟弛其禁，且欲翫其文辭墨跡。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。光堯太上皇帝朝，盡復軾官職，擢其孫符，自小官至尚書。今土皇帝尤愛其文。梁丞相叔子，乾道初，任掖垣，兼講席。一日，內中宿直召對，上因論文問曰：「近有趙夔等注蘇詩甚詳，卿見之否？」梁奏曰：「臣未之見。」上曰：「朕有之。」命內侍取以示之。至乾道末，上遂爲軾御製文集敘贊，命有司與集同刊之。因贈太師，諡文忠。又賜其曾孫嶠出身，擢爲臺諫侍從。嗚呼！昔揚雄之文，當時人忽之，且欲覆醬瓿，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，當好之。今東坡詩文，乃蒙當代，累朝神聖之主知遇如此，使忌能之臣，譖言不入；且道流之語，未必可信，解注之士，出於一時之意，而當寧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，身後思寵異常，此誠堯舜之君，樂取諸人以爲善，而軾遂被此光榮，不其偉哉！（《唐溪詩話》卷上）

東坡謫居齊安時，以文筆游戲三昧。齊安樂籍中李宜者，色藝不下他妓。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，宜以語訥，不能有所請，人皆咎之。坡將移臨汝，於飲餞處，宜哀鳴力請，坡半酣，笑謂之曰：「東坡居士文名久，何事無言及李宜。恰似西川杜工部，海棠雖好不吟詩。」（同上卷下）

編者案：周輝《清波雜事》亦載此事，而與此少異，故兩收之。

葉少蘊夢得《石林詩話》以楊大年、劉子儀喜唐彥謙《題漢高帝廟》云：「耳聞明主提三尺，眼見愚民盜一杯。」語皆歇後，如「三尺律」、「三尺喙」皆可，何獨劍乎？又蘇子瞻云：「買牛但自捐三尺，射鼠何

勞挽六鈞。」亦與此同病。然余按《漢高帝紀》曰：「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。」又《韓安國傳》：「高帝曰：『提三尺取天下者，朕也。』」皆無劍字，唯注曰：「三尺謂劍也。」出處既如此，則詩家用其本語，有何不可？又曰：「子瞻用孔稚圭鳴蛙事，如『水底笙簧蛙兩部，山中奴婢橘千頭。』」已遣亂蛙成兩部，更邀明月作三人。」則兩部不知爲何物。今按《孔珪傳》：珪不樂世務，門庭草萊不除，中有蛙鳴。或問之，珪笑曰：「我以此當兩部鼓吹。」然則嘗觀此傳者，亦豈不知兩部爲何物哉？若謂出處僻，人少有知者，則何待人之淺也。（同上）

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：「秋臺風日過，正好看前山。」後東坡和陶詩云：「前山正可數，後騎且莫驅。」此語雖不同，而寄情物外，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。（同上）

元祐間，東坡與曾子開肇，同居兩省，扈從車駕，赴宣光殿，子開有詩，其略曰：「鼎湖弓箭仙遊遠，渭水衣冠輦路新。」又云：「階除翠色迷宮草，殿閣清陰老禁槐。」詩語亦佳。坡兩和其斷句「辛」字韻皆工，云：「輦路歸來聞好語，共驚堯顙類高辛。」又云：「最後數篇君莫厭，擣殘椒桂有餘辛。」按《楚辭》：「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衆芳之所在，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惟纫夫蕙芷！」蓋以椒桂蕙芷，皆草木之香者，喻賢人也。詩人押險韻，冥搜至此，可謂工矣。而《西清詩話》遂改其句云：「讀罷君詩何所似？搗殘椒桂有餘辛。」以謂坡譏唱首多辣氣，此何理也？坡爲人慷慨疾惡，亦時見於詩，有古人規諷體。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習哉？恐誤後人心術，不得不辯。（同上）

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，甚者至踰旬而止，吳人名之曰「舶趠風」，越音敍教切，云海外舶船，擣於神

而得之，乘此風至江浙間也。東坡吳中詩曰：「三句已過黃梅雨，萬里初來舶轉風。」余官吳門，庚午歲夏六月既望之三日，風作，踰旬而止，暑氣頓減。……丙子歲，余罷尚書郎，寓居無錫。至六月晦前三日，此風作，凡七日而止。按坡詩謂梅雨已過，此風初來，則當在五月或六月初，而余兩見之，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晦前。或曰：節氣有早晚也。然庚午歲，梅雨過兩旬而風來，丙子歲，梅雨過一月始來，得非此風早晚本無定，東坡亦據當時所見而言耶？（同上）

元祐間，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，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。坡敘事既得體，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，大有補於治道。紹聖元符間，黨禁興，遂毀其碑，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。京之文，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耳，正如唐時仆韓退之《平淮西碑》，命段文昌改作。後人有詩曰：「淮西功業冠吾唐，吏部文章日月光。千載斷碑人膽炙，不知世有段文昌。」余於《儲祥宮碑》亦云。後見韓無咎元吉云：是江子我詩。（同上）

錢塘吳山有美堂，乃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，上賜之詩，有曰：「地有吳山美，東南第一州。」梅以上詩語名堂，士大夫留題甚衆。東坡倅杭，因令筆吏盡錄之，而未著其姓名，默定詩之高下，遂以賈收耘老詩爲冠。其詩曰：「自刊宸畫入雲端，神物應須護翠巒。吳越不藏千里色，斗牛常占一天寒。四簷望盡回頭懶，萬象收來下筆難。誰信靜中疎拙意，略無蹤跡到波瀾。」坡因此與耘老游從。（同上）

曾慥（約一一四七前後在世）

【東坡詩用老杜詩意】子美詩云：「兩箇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。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。」東坡《題真州范氏溪堂》詩云：「白水滿時雙鷺下，綠槐高處一蟬吟。酒醒門外三竿日，卧看溪南十畝陰。」蓋用老杜詩意也。（《高齋詩話》）

【東坡詞用王昌齡詩語】「高情已逐曉雲空，不與梨花同夢。」後見王昌齡《梅詩》云：「落落漠漠路不分，夢中喚作梨花雲。」方知東坡引用此詩也。（同上）

【詩句同意】東坡長短句云：「村南村北響縵車。」參寥詩云：「隔林彷彿聞機杼，知有人家住翠微。」秦少游云：「孤蒲深處疑無地，忽有人家笑語聲。」三詩大同小異，皆奇句也。（同上）

少游自會稽人都見東坡，東坡曰：「不意別後公却學柳七作詞！」少游曰：「某雖不學，亦不如是。」東

坡曰：「『銷魂當此際』，非柳七語乎？」坡又問別作何詞，少游舉「小樓連苑橫空，下窺繡轂雕鞍驟。」

東坡曰：「十三個字，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樓前過。」少游問公近作，乃舉「燕子樓空，佳人何在？空鎖樓中燕。」晁無咎曰：「只三句，便說盡張建封事。」（《歷代詞話》卷五引《高齋詞話》）

司馬溫公與蘇子瞻論茶，墨俱香云：「茶與墨二者正相反，茶欲白，墨欲黑，茶欲重，墨欲輕，茶欲新，墨欲陳。」蘇曰：「奇茶妙墨俱香，是其德同也；皆堅，是其操同也。譬如賢人君子，黔皙美惡之不同，其德操一也。」公笑以爲然。（《高齋漫錄》）

東坡聞荆公《字說》新成，戲曰：「以竹鞭馬爲箠，以竹鞭犬爲何可笑？」又曰：「鳩字從九從鳥，亦有證據，《詩》曰：『鳩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』和爺和娘，恰是九個。」（同上）

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，章子厚爲商州令，同試永興軍。進士劉原父爲帥，皆以國士遇之。二人相得甚歡，同遊南山諸寺。寺有山魃爲祟，客不敢宿。子厚宿，山魃不敢出。抵仙遊潭，下臨危壁萬仞，岸甚狹，橫木架橋。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，子瞻不敢過。子厚平步以達，用索繫樹，蹶之，上下神色不動，以漆墨濡筆，大書石壁上曰：「章惇、蘇軾來游。」子瞻拊其背曰：「子厚必能殺人。」子厚曰：「何也？」子瞻曰：「能拚命者，能殺人也。」子厚大笑。（同上）

東坡作溫公制詞云：「執德不回，常用社稷爲悅，以死勤事，坐忘股肱或虧。」或問坡曰：「溫公豈曹操之徒耶？」坡愕然，問其所以，答曰：「社稷豈所可悅者！」坡笑改曰：「用安社稷爲悅。」（同上）

吳 曾（一一五四—一一五七）《能改齋漫錄》編成

【度詞《節錄》】予按，《春秋傳》曰：「范文子莫退于朝。武子曰：『何莫也？』對曰：『有秦客度詞于朝，大莫知能對也，吾知三焉。』」楚申叔時問還無社曰：「有麥麴乎？有山鞠藭乎？」蓋二物可以禦濕，欲使無社逃難于井中。然則度一字雖本于《論語》，然大意當以《春秋傳》爲證。東坡《和王定國》詩云：「巧語屢曾遭意改，度詩聊復托芎藭。」（《能改齋漫錄》卷一）

【察官不論事】察官不得論事，自常希古始。常蓋元祐間東坡所薦也。（同上卷二）